

# 城市大集 去留之辩

(上接B01版)

## 谁能拉李村集一把？

“李村集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脏乱差的问题一直存在,但这个市场的人气一直很旺。青岛加快城市化建设以后,每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过争论,但是,没有结论。”

今年48岁的青岛市李沧区河南村人张代成现在是李村大集常驻业户的“头儿”,他原本是大集上一家水产店经理,1997年,张代成将平时在大集经营的业户“整编”成现在的滨河路集贸市场常驻业户后,大家都认他是“管事的”,这位头衔模糊的“全国文明诚信个体户”实际充当了李村大集的管理者,同时,他还经营着水产店。

现在,李村大集上挂着“滨河路集贸市场会员自律办公室”牌子的一间简陋屋子就是张代成的办公室。门上,33块各级政府授予的匾额虽然有些褪色,但市级、省级优秀个体的字样仍依稀可见。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这些年来张代成获得的荣誉,绶带以及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多是这些年来,他受各级领导接见的“握手照”或合影,其中一张他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握手的照片格外醒目。“这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百名优秀个体户时领导人和我合影。”张代成说到这里,有些感慨。

张代成现在开着一辆保时捷卡宴,在郊区还新买了一幢别墅,但在和记者交谈时,他的情绪并不高。

张代成介绍,上世纪80年代,都是周围村子的农民来李村大集摆摊。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集市每年增加七八十户下岗职工。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加入李村大集。大集从逢二逢七出集,变成了现在拥有900多业户、2000多户人的常驻地市场,2007年还被列为李沧区的一张民俗文化名片。这些年,青岛市搞马路市场退路进室,一些小商贩进了地集,图这里租金便宜,便拥到这里混碗饭吃。很多河南的,东北的以及在省内临沂、潍坊的,拖儿带女的就在这里做生意,摆个香油摊或是卖杂货货贩一个货什么的,混得好的,就买房在这里安家了。

“我是咱这摊煎饼果子的,姓吴,张大哥记得吧?求你帮个忙,我要办房贷买房啦,银行需要我提供一个完税证明,给我开一个吧。”记者与张代成说话时,黑龙江鸡西来做小吃生意的吴秀英和她母亲进了办公室。吴秀英刚在附近花了47万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准备靠着大集安家了。

“我懂你说的这个事。但咱这个市场3年后还在不在,现在还不一定。咱市场能不能给你担保,还是个事。”张代成这番话一出口,屋里十几个人一时都没了声音。

然而,随着青岛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启动,李村大集上的人们感到了一种危机感。

2009年3月,青岛规划部门发布了“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李沧拥湾片区包括铁路青岛北站、地铁一期工程等7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了施工进度表。2009年李沧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总面积达9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约9.6亿元。李沧区客运北站将成为青岛内外交通的枢纽,成为青岛市的“城市客厅”。而李沧北区约1000亩土地将成为胶州湾东岸核心商务区 and 半岛知名的游乐中心和青岛必游地。

2009年9月15日,青岛获得了2014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园会)主办权,园区选址李沧区东部百果山风景区。这里必将成为新的青岛城市名片。在当地媒体报道中,为确保世园会成功举办,李沧区按照“20年不落后”的标准,提前做好世园会周边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围绕世园会的规

李沧区工商部门告诉记者,根据《防洪法》和《河道管理条例》,河道并不允许设立集贸市场,李村大集一直无法成为合法正规的市場,而事故也不可避免。

2007年8月12日晚10时,原本干涸的李村河道突然洪水肆虐,坐落在河床上的市场积水深达1米,500多个百货摊位浸泡在水中,所幸并无人员伤亡。“那天晚上下雨,不到10分钟河水暴涨了一米多,我们也不顾死了,没命地往岸上跑,等跑上岸回头看,全部家当已经冲没影了。”在大集经营服装生意的李军谈到三年前的水灾,仍眼含泪花。

2007年11月和2010年3月,李村大集的摊位又发生过火灾。记者沿着河底的摊位一路走过,用简陋防雨布搭起的摊位一个连着一个,业户们经营的棉被,服装上都搭着已经老化的电线,在河道两侧俗称“水上漂”的“门头房”,就是一条臭水沟,上面的房屋仅用几根水泥柱支撑着。

就在李沧区全区都在为高端旅游、商务、居住区开工建设时,李村大集对面的河南村也启动了旧村改造。“如果周围都建好了,那我们这些业户以后连搬迁的地方可能都没有了。”莒县商贩丁来英说。

丁来英的话并非危言耸听,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郭先登认为,李村集在原址上,仍然进行原生态、粗放式发展已经没有历史机遇,很难保留。如果李村大集只作为传统的农贸市场,也是没有“战斗力”的。

李沧区政府工作人员魏立江承认,李沧区目前新建了新城市客厅和世园会两个国际化项目,只有围绕李村大集周边的李村商圈目前在2年内仍然都没有规划出台。“最近这个市场具有争议,特别是青岛加快城市化建设以后,每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过争论,但是,没有结论。”李处长说,在李村大集的去留问题上,商务局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李村大集到底能不能留住,张代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指着那张和吴仪的“握手照”说,他想不通,国家领导人都能伸出手,和他这个在“脏乱差”和安全隐患市场中谋生的个体户握手,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伸出手,拉李村集一把?

## 在“城市客厅”和世园会的夹缝中

“如果周围都建好了,那我们这些业户以后连搬迁的地方可能都没有了。”莒县商贩丁来英说。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李村集已经经历了政府数次取缔和搬迁,但每次被驱赶后,业户们最后又都悄然回到了李村河底,继续他们的营生。

然而,随着青岛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启动,李村大集上的人们感到了一种危机感。

2009年3月,青岛规划部门发布了“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李沧拥湾片区包括铁路青岛北站、地铁一期工程等7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了施工进度表。2009年李沧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总面积达9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约9.6亿元。李沧区客运北站将成为青岛内外交通的枢纽,成为青岛市的“城市客厅”。而李沧北区约1000亩土地将成为胶州湾东岸核心商务区 and 半岛知名的游乐中心和青岛必游地。

2009年9月15日,青岛获得了2014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园会)主办权,园区选址李沧区东部百果山风景区。这里必将成为新的青岛城市名片。在当地媒体报道中,为确保世园会成功举办,李沧区按照“20年不落后”的标准,提前做好世园会周边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围绕世园会的规



制图:本报记者 盛文静

划,李村集东侧的黑龙江路已划归世园会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涉及南庄、河南庄旧村改造项目等。

李沧区的未来图景也吸引了一批知名房地产商进驻。目前,投资54亿元的中南·世纪城,投资60亿元的伟东·幸福之城和投资320亿元的万科·中南、龙湖等地产项目相继进驻李沧,曾被称为臭水河的李村河上游,也因为周边地产商进驻以及世园会召开,于2010年8月完成治理,河岸两侧还修建了园林和茶室,成为“溪流潺潺,鱼翔浅底的魅力蓝带”。

就在李沧区全区都在为高端旅游、商务、居住区开工建设时,李村大集对面的河南村也启动了旧村改造。“如果周围都建好了,那我们这些业户以后连搬迁的地方可能都没有了。”莒县商贩丁来英说。

丁来英的话并非危言耸听,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郭先登认为,李村集在原址上,仍然进行原生态、粗放式发展已经没有历史机遇,很难保留。如果李村大集只作为传统的农贸市场,也是没有“战斗力”的。

李沧区政府工作人员魏立江承认,李沧区目前新建了新城市客厅和世园会两个国际化项目,只有围绕李村大集周边的李村商圈目前在2年内仍然都没有规划出台。“最近这个市场具有争议,特别是青岛加快城市化建设以后,每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过争论,但是,没有结论。”李处长说,在李村大集的去留问题上,商务局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李村大集到底能不能留住,张代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指着那张和吴仪的“握手照”说,他想不通,国家领导人都能伸出手,和他这个在“脏乱差”和安全隐患市场中谋生的个体户握手,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伸出手,拉李村集一把?

## 在“城市客厅”和世园会的夹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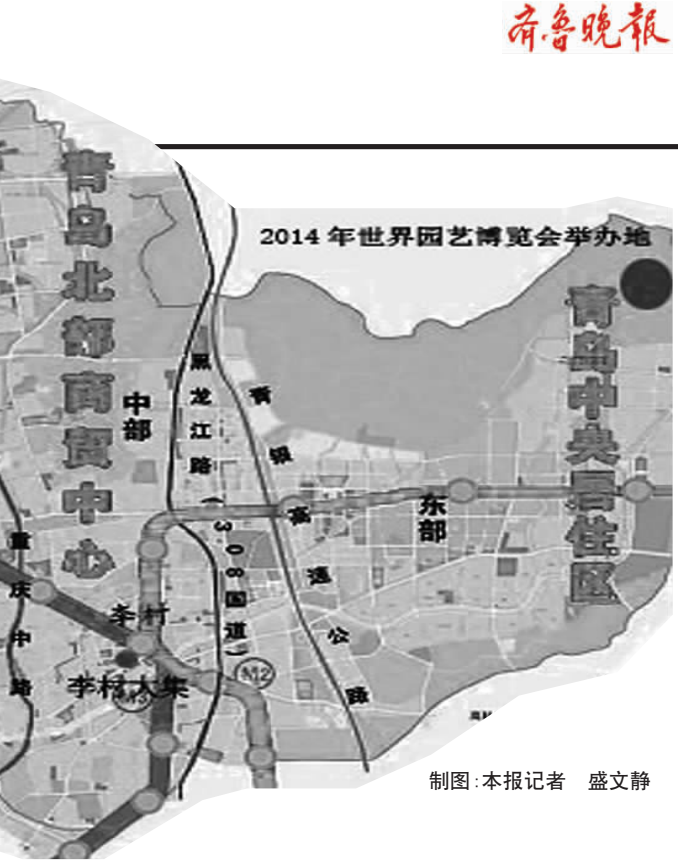
“如果周围都建好了,那我们这些业户以后连搬迁的地方可能都没有了。”莒县商贩丁来英说。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李村集已经经历了政府数次取缔和搬迁,但每次被驱赶后,业户们最后又都悄然回到了李村河底,继续他们的营生。

然而,随着青岛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启动,李村大集上的人们感到了一种危机感。

2009年3月,青岛规划部门发布了“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李沧拥湾片区包括铁路青岛北站、地铁一期工程等7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了施工进度表。2009年李沧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总面积达9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约9.6亿元。李沧区客运北站将成为青岛内外交通的枢纽,成为青岛市的“城市客厅”。而李沧北区约1000亩土地将成为胶州湾东岸核心商务区 and 半岛知名的游乐中心和青岛必游地。

2009年9月15日,青岛获得了2014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园会)主办权,园区选址李沧区东部百果山风景区。这里必将成为新的青岛城市名片。在当地媒体报道中,为确保世园会成功举办,李沧区按照“20年不落后”的标准,提前做好世园会周边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围绕世园会的规



制图:本报记者 盛文静

划,李村集东侧的黑龙江路已划归世园会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涉及南庄、河南庄旧村改造项目等。

李沧区的未来图景也吸引了一批知名房地产商进驻。目前,投资54亿元的中南·世纪城,投资60亿元的伟东·幸福之城和投资320亿元的万科·中南、龙湖等地产项目相继进驻李沧,曾被称为臭水河的李村河上游,也因为周边地产商进驻以及世园会召开,于2010年8月完成治理,河岸两侧还修建了园林和茶室,成为“溪流潺潺,鱼翔浅底的魅力蓝带”。

## 声音

### 挺集派>>>

**代表声音:一个城区的形象,不是搬迁或取消一个百年集市能够说明和解决的。**

**沧口居民穆宝成:**城和乡的定义没有褒贬,青岛人上去四次多数都是农民,如果瞧不起农民就等于瞧不起自己的祖宗,李村大集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洗礼都存在下来,现在却要毁灭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我觉得很可悲!

**青岛一市民:**一个城区的形象,不是搬迁或取消一个百年集市能够说明和解决的。作为一个青岛人,应该在如何弘扬李村大集文化,保护李村大集历史方面建言献策,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抱着偏执观念不放。李村大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即使没有买的,也想去赶大集,看看热闹,见见世面——很多人是这样。

**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冷静:**取消李村大集并不合适。首先它代表着民俗,自从青岛建市以前,李村大集就存在,现在取消或者迁离它,只是对我们祖先的一种

### 拆集派>>>

**代表声音:副省级城市要保留农村大集?**

**网友 ew32mz:**李村集是个什么集?说百年大集也好,说李沧特色也罢,保留的主要原因是民俗,但现在的地方主要是个商贸集。这就引发第二个问题,选址对吗?在河道上搞商贸,需要冒着时时发水的危险,这就注定不会有人多投资,李村大集如果不动,留下来也很难有发展空间。

**张女士说:**她从2003年开始于千房屋中介,附近直通花园的房子那时只卖2400元一平方米,而现在已经涨到了八千五百元。“这次河南村拆迁,据说每平方米补偿款要超过万元,房子盖起来以后会卖得更贵。”张女士说,最近四方、市北相继有几个楼盘一天内房源就抢光了,“这么火的楼市,谁会不在乎什么百年大集呢?”

**李沧区政协近日向区政府报送的《取回路何方——关于李村大集走向的思考》一文**中提到:李村大集占地约10万平方米,客流量近10万人次,进入腊月临近春节有时接近20万人次,平日加区市民交易总额约9.6亿元。李沧区委书记傅明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示,表示应动员各方力量,聚众力研究解决李村大集问题。李沧区政府也在政府网站上开辟平台,征求市民对李村大集走向的意见。

**李沧区政协在提交相关提案中提出设想,利用附近东李、河南南庄、蓝村等村市场拆迁改造和地铁口建设的特有条件,充分利用地铁区域地空间,将大集部分行市迁建其中,或者化整为零,将传统的农历二、七村河改造,通过引水储水,配合现代交通,李村大集变成休闲和旅游观光式的集市,也是可以探讨的。他认**

**为,城市的社会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员不该仅仅以自由松散的农贸市场作为唯一出路,目前正在发展的服务业,以及小城镇建设,都给这些人新的就业空间。**

**李沧区政协在提交相关提案中提出设想,利用附近东李、河南南庄、蓝村等村市场拆迁改造和地铁口建设的特有条件,充分利用地铁区域地空间,将大集部分行市迁建其中,或者化整为零,将传统的农历二、七村河改造,通过引水储水,配合现代交通,李村大集变成休闲和旅游观光式的集市,也是可以探讨的。他认**

**为,城市的社会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员不该仅仅以自由松散的农贸市场作为唯一出路,目前正在发展的服务业,以及小城镇建设,都给这些人新的就业空间。**

# 那些生活在河底的人们

文/本报记者 张榕博 片/本报记者 张晓鹏

除了逢二逢七的李村大集,在李村河这段河道上,还有900多户常年在此落脚的商贩,有人戏称这是小李村集,附近居民则称他们是河底市场的贩子们。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百多个摊位,到现在架满河底、河岸的大棚,越来越多的他们成了李村大集现在的守望者。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中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年汛期来临时,他们是一群随时准备因洪水到来而撤离的人们;在政府的通告中,他们是随时准备因市场不合规范就地解散的人们;在市场管理者眼中,他们是一群从四面八方游走于此谋生的“东北帮”、“临沂帮”……以及本地人。

而他们在自己心中是谁呢?幸福也许在别处,但生活还要在河底继续。

## 5元钱生活圈

“5元钱能在超市买什么?一个汉堡,一个煎饼果子,还是一块香皂?但在我们大集,5元钱能吃带两块排骨肉的排骨米饭,一碗三鲜馄饨加两个火烧,一笼南京小笼包,或者买3双袜子,一件男士背心。”

11月4日下午,李村河向阳路桥旁下的河道,一个用几种颜色的防雨布搭起的棚子,下面摆放着各种型号的“古董”电视机和天线,里面的摊位上,一个围着黄头巾,辨不清年龄的女人在看着两个孩子,一条狗趴在不远的地方。

这就是临沂人庄丽的小摊。“庄丽今年刚刚三十出头。在她的摊位上,一款“Hisensewa”牌的电视格外醒目,“零件是从海信上拆下来的,电视都是拼装货,连海信的牌子都拆下来了,后面索性再加个WA,也算咱们不侵权,呵呵。”

从开始时就与丈夫一起走街串巷回收旧家电,在大连路旧货市场摆摊,到河西旧货市场,再到这里卖二手家电,庄丽在青岛打拼已经第六个年头了。就在这个一米来高的摊位前,庄丽一对上小学的儿女正站着写作业。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对他们来说,这个“书桌”太高了,两个孩子只能露出脑袋和两只小手,傍晚,河底起了风,两个孩子一边按着本子,一边做作业,身子紧紧地贴在一起。

庄丽说,两个孩子中,小的出生在青岛。这么多年两个孩子跟着她一起在这里摆摊,这样每天看着她她很安心,虽然两个孩子没有去过幼儿园,学前班,但学习并不差,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90分多。到了晚上,她就收摊带着孩子回到附近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炉子做饭,等出去收旧家电的丈夫回来。

150元一个15英寸的拼装电视,甚至还有11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庄丽的摊位上,这个价位的电视机卖得最多。“这些电视都能看,来这里买货的平时就是些打工的,没什么钱。”庄丽说。

150元一件商品,整个市场中,庄丽算是做的大宗生意了。就在庄丽摆摊不远处的一个被服衣帽摊上,摊主李军笑着比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元钱能在超市买什么?一个汉堡,一个煎饼果子,还是一块香皂?但在我们大集,5元钱能吃带两块排骨肉的排骨米饭,一碗三鲜馄饨加两个火烧,一笼南京小笼包,5个山东肉馅大包或者买3双袜子,一件男士背心或者一段白铁烟圈。”李军说,李村集就像小社会,大集以东卖旧货、衣被,摆摊的大都来自河南、东北和沂蒙地区;大集以西基本是本地人,卖些农副产品,还有田间地头用的农具。因为东西便宜,市场上的业户平时吃穿都在市场上购买。

在李村这个城乡接合部,这个大集还给更多的打工者提供廉价商品。李军说,5元钱能买来许多生活用品,好好地吃一顿,如果是10元钱,一天都能管饱。而5元钱双双的“耐克”,“彪马”袜子,虽然牌子是假冒的,但保证“假冒不伪劣”,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

临近傍晚,在向阳路桥下面,几名刚下工地的工人正在小马扎上坐着,吃着3.5元一碗的羊肉汤就火烧。而在桥上不远的古镇路上,5元至12元不等排骨米饭、馄饨、泰山火烧,潍坊肉夹馍,东北烤饼应有尽有。

这条路的尽头,几名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正推开肯德基的玻璃门,走下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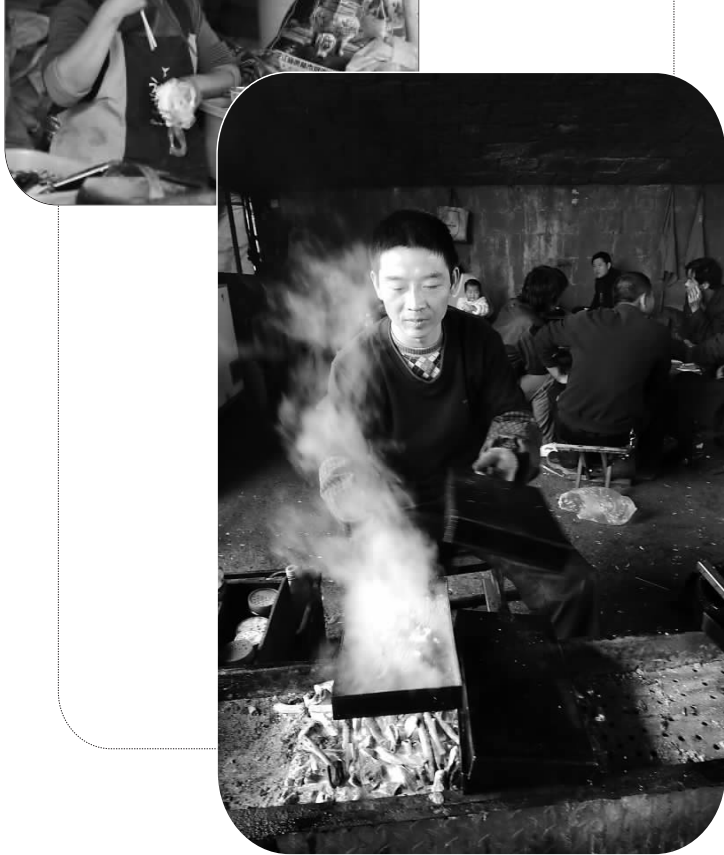
对于菏泽来青打工的工地瓦匠小胡来说,今天吃脂渣和白酒是工友请客,桥上古镇路的食物对他来说已经是上了一个档次。至于肯德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京口路福临门房产中介张女士说,这里房屋出租生意最不好做,几乎每个租户都是合租房,一个套二厅70多平方米的房子能住下11个人,平均一个人只摊100多元房租。这些房子大都租给周围美发店、小吃店的打工仔,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李村河岸上方的“水上漂”门头房里,二三十元一晚的旅馆有好几家。其中一家旅馆的老板卢先生说,虽然现在物价涨得很厉害,但是100块钱在李村集附近还是很红火的,吃、住、用都便宜,甚至花5块钱雇一个黑摩的都比打出租车省几块钱。

这样的黑摩的司机一群群地出现在大集每个上



生活在李村大集的小贩和孩子们。



桥口,他们戴着头盔,看不见面容,唯一露出的,只有一双随时张望四周,警戒着城管,同时又寻找着客户的眼睛。

## 前赴后继的河底人家

孙大娘说,自从20多年前自家村子被划成城市用地,自己没了耕地,就一直在大集上摆摊,“只要政府不取缔,咱会继续在这个大集有个能糊口的饭碗,咱就争取不给国家添麻烦。”

穿过向阳路桥一直向西,一片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响彻整个河道。河北村村民孙大娘此时正用力掰开一块白铁皮,旁边一个男人照着铁皮弯曲的地方下了重锤,顿时铁皮平直了很多。在孙大娘周围,白铁皮壶、白铁浴盆、铸铁钩子、铁皮烟圈摆了一地。再远的地方,二十几个这样摊位的主人们也在干着同样的劳动。

“咱祖上三代就是铁匠,一直靠这个营生。现在身子也不行了,我直不起腰来,只能这么窝着,每天就和俺家对象在这里挣点钱。”孙大娘说,自从20多年前自家村子被划成城市用地,自己没了耕地,就一直在大集上摆摊,“只要政府不取缔,咱继续在这个大集有个能糊口的饭碗,咱就争取不给国家添麻烦。”

在滨河路集贸市场会员自律办公室,市场管理者张代成说,李村集上并没有什么能人、知识分子,充其量就是各处来此的游商浮贩,“起初那批人是在大集上‘掘金’,现在大伙是在这里谋生,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来找我,希望在大集落脚的。”

1985年,河南、南庄、河北等李村集周边的村庄土地纷纷划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庄稼户在李村河底摆起了摊位,当年23岁的张代成也加入了其中。“那时候到河底摆摊,人们看这些人那是不务正业,但是我就是想干个体,没想到自己日后能发财。”张代成说,当时自己一辆自行车,跑到沙子口买海鲜,再到李村集上贩,一个月收入100多元,比当时职工每月30元的收入高了很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河底市场保持了200户以上的常驻业户,那时工人每月能挣100元,这里的商贩一天就能挣100元。当时跟张代成一起骑着自行车去沙子口买海鲜的几十个哥们先后换了摩托车,小汽车,河底市场冒出第一批万元户。

从2000年开始,与张代成曾经一起打拼过的老业户们逐渐淡出了河底市场,他们自己买了门头房,有些去了市里,有些还在附近做大自己的买卖。“前人有钱了退出,后人再补进来。”张代成说,当初70户20年以上的老业户,现在只剩下20户不到,但整个市场却发展到了900多户摊位。“那时正赶上国企改革,我一年能接收七八十个下岗职工,后来全市又搞市场退路进室,一些没钱买室内摊位的人就来我这里,现在社会失业和以前的下岗职工,还有周边几个村庄没有营生的人占了整个市场的七成。”

临沂莒县来青岛的丁来英说,从1995年到2000年,他一直在四方区人民路卖水产,2000年青岛市开展退路进室工程,没钱买摊位的地他四处“游击”了4年。“2004年我到了这个河底市场,终于稳定下来。孩子,有人现在都在这里。虽然在这里挣不了几个钱,但仍然能勉强贴补家用,比在老家地里干活要宽裕些。

## 下一站在哪儿?

“水退不下去就投奔亲戚,或者去城阳打工的,总之这不行去了再去的地儿。反正到哪儿都是打工,也没啥可留恋的。”

河道行洪,李村河治污,城市化发展,市场“农改超”,张代成说,随便找一个理由,这个市场就可能不下去了。人们常形容李村大集是人潮涌动,在张代成看来,人潮的游离只比河道中水的游离稍微缓慢一些。

庄丽告诉记者,200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至今仍然让她记忆犹新,几万元的家当瞬间成了泡影,而从那时起,随时撤离大集就挂在了她的心上。“你看到那个桥洞下面挂的牌子了吗?写着‘泄洪通道,及时撤离’。”庄丽说,自从洪水来了以后,家都呆过,但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继续寻找下一站。“不是一种歌叫(下一站天后)吗,反正到哪儿都是打工,也没啥可留恋的。”

“水退不下去就投奔亲戚,或者去城阳打工的,总之这不行去了再去的地儿。”今年22岁的黑龙江佳木斯小伙王晋剃着一个光头,戴着花镜从市场买来的墨镜。对于记者的问题,他丝毫没有犹豫,及时撤离。”庄丽说,自从洪水来了以后,家都呆过,但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继续寻找下一站。“不是一种歌叫(下一站天后)吗,反正到哪儿都是打工,也没啥可留恋的。”

80后、70后、60后,也有50后、40后,在李村大集的900多户业户中,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与22岁有一段交集,要么不合,要么随遇而安。